永平府志卷七十二

志餘下

明樂亭王尚書好問贈少尹朱北山序云聖天子君師天下四十有二載用賢圖治萬物得理明年獻歲復當百辟廷覲之期載旂鳴鸞無閒遠近我東土爲京邑左輔西拱象闕北俯塞垣蔽內制外蓋重地也維時邊鄙戒嚴師食于疆大中丞某公議長吏覲入政務易墜無以孚佑百姓督責監司守令各舉才吏以署其理於是侯氏西河以覲入遂以北山先生膺任曰茲吏也誠而確廉而平可以應上之求矣令下之

曰百姓欣欣然道路相慶曰吾民不幸而遭饑饉之歲地之所產不足以當夫賦之所供身之所勞不足以勝夫役之所出然而有知我者焉其侯氏也恤其貧而憫勞忘乎其不足也侯其行矣而復得公以濟之其相與以有成者也而邑之士大夫則曰夫國家置吏所以爲民也民得其所則國有所依是故宜民之吏古今重之非易得也乃詣予而請言王生曰古之聖賢以中國爲一人擴民胞也故好惡同民焉況鄉人乎使眾之所惡吾豈得而好之也眾樂如此吾安從而異之雖然此亦理之所必至也夫王良善御

者也以御天下之馬未有不馴焉者而非以日月則不能也以御良御之馬焉則忘乎其所爲馳驅也忘乎其所爲左右也遊康衢歷原阪上下急徐無往而不得矣御民之道何以異於是北山誠才吏授之以民何所不宜而未必能化之速也樂亭之民則公之民也事相安也言相信也是以朝出令而夕行之無相戾也士大夫曰然王子曰是又有自焉不可以弗及也於是而見中丞憂國之忠焉智慮之深綜理之詳也於是而見侯氏之賢焉知人之明錫類之宏也二公之美非北山其孰成之而斯民者又可謂忘帝

力者矣其王者之民乎於是諸大夫乃相酌而賀曰若中丞者眞能分國之憂者也再酌而賀曰若侯氏者眞能憂民之憂而授之得其人者也又酌而賀曰若北山者眞能副委任而佐斯人者也王子曰茲可以觀政矣夫上下同德是曰人和和之所兆而天地應之由此而災沴不生妖祥不作百穀豐成羣物暢遂吾民其有造矣乃再拜稽首而祝曰是可爲聖天子得賢賀矣遂書以贈之

又贈柏源陳先生序云柏源先生以關右名賢視教於吾鄉凡五踰期懿德所敷洋洋乎士作而化興也德

藩於有睿德爲聖衷寵予維時輔導員缺司衡者若
難其人於是以先生行蓋重其任而授之才也今夫
士君子立身以聖賢爲師忠孝自期此心同也至於
感遇會合通塞異轍則有不可得而齊者世不同爾
三代而下治之近古者莫如漢明主異才亦彬彬乎
足稱矣然會屬風雲者誠多而緘恨於涸轍者才足
憐矣樂偕魚藻者誠多而銜悲於向隅者志亦苦矣
是以鄒陽嚴忌枚乘之屬皆一時俊傑而齊梁吳楚
之君又世主之親宗使其道合而言從則君臣之榮
譽固可垂之於永世矣而終於淪胥若此豈不惜哉

先生以仁厚之質而持恭謹之節行已之端固可求
之於古人矣而所輔之主又天子之懿親爲當世之
睿哲天下之士揖仁風而頌令德者何限也而先生
身親見之以睿主而得賢臣魚水之投其樂何極由
此而忠謨曰陳則臣職供而裨益滋深由此而主德
曰新則藩職恪而眷命益渥君享其逸臣與其休上
下交而德業成其在茲乎嗚呼先王可謂不負所學
矣昔在壬戌予以三秦之役采風咨賢每嘉先生之
廉孝也故所知爲深來教吾鄉顧其謙抑檢束其人
如玉幸一方得師也茲其行矣遇主如此而能殫其

忠以事之又將喜名藩之得良輔也先生行矣追令
儀而想高風其何已於言於是乎書以爲別案柏源名邦彥漢中人嘉靖四十年任樂亭縣訓導
又贈西溪劉君序云嘉靖庚申予以三秦之役取道平
山維時萬里出使內顧慈闈意既遲遲而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列帳祖道者又繽紛錯陳不可以速故未
次舍而曰夕劉氏爲柳城大宗西溪君齒德足尙者
也乃速予過廬而致詞曰谷風舍淑盛物生妍途長
僕痛日沈宵寒先生獨無思乎夫急君忘家臣子之
節也而靡盬之悲雖古人不能已焉先生其何如於

是翦燭洗觴諸孫環侍更迭爲壽禮義綢繆融融愉
愉主人義重客亦忘倦可謂極一夕之歡矣侯吏啓
行斧鉞戒嚴義無可留君復舉酌爲別言訥訥然而
意不自勝顧予而屬之曰僕竊伏林壑朝士大夫塵
泥異迹而今乃得奉詞色譫談爲歡非良會乎夫大
賢所臨象曜爲動德聲之出徵應與協顧僕衰□□
□殆入八旬以齒計之得中壽矣先生不我薄則一
言之惠重於瓊玖子孫守之以爲憑藉僕之不朽其
在是矣予爲之喟然曰賢哉履滿而居卑豈不賢哉
予聞之仁者壽君仁人也有德者壽君有德者也壽

考茀祿夫有所召之也其何庸於予言雖然予於此有感焉而不容已也方予之銜命而出也親老垂白幼子未髫皇皇然而不能顧者非薄德也蓋以秦隴爲京師重藩而强虜內逼三陲震驚疆圍之憂曰岌岌矣用是寢不成寐食不知甘思以奮飛而赴急而親私之敎戒曰諄諄焉惟慮其後時也然人臣報君之日長而事親之期迫雖旦夕之稽亦君子之過也而君之勉我獨以使臣靡盬之義焉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君非仁人而能錫類以孝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月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由其德以徵其言其深

矣乎一德之召而諸福應之以及其身則爲豐利爲康甯爲肩嗣而享之以恆久以頤其天而毓其和以施於子孫則爲孝友爲勤儉爲榮利而承之以謙退以厚其生而光其先皆君之所貽也澤之所貽不窮則壽之所臻何限乎世之小丈夫營私逐利求升斗之儲也及其所願既償則敖岸淫佚以疏其親交而恣其驕侈子孫慕之以爲計得遂放於禮而濟其惡故福澤未及而傾覆隨之其視君爲何如自是塵車奔走殆數逾年而君之語我者未嘗忘也癸亥冬歸自晉陽甲子春以先慈制東來又三年爲嘉靖丙寅

冬十月望君誕辰也則壽屆八十有三矣昌黎龐生
承君意以舊約來請夫世事茫茫變態於瞬息之間
者若風雨然而不可以逆料也君與予爲約於七年
之前而尋約於七年之後君之康强如昔而予之蹤
跡適此淹留蓋分之有定而緣之非薄也其何以辭
遂卽昔之所以相語者以贈之非虛美也君名學字
其□別號西溪性儉質好禮而樂施抑抑如也四子
九孫伯子曰文仲官定襄幕有廉聲諸孫克肖能自
立而思恭思問思敬能治儒業是稱美才是皆天之
所以鑒君之德而厚報之也以是言之然則劉氏之

福祚又豈有量也耶因備述之
又贈掌教靜泉王先生序云聖人不外性以言道故理
不離而道明君子不離道以爲教故人易從而教行
自異端之害正而聖人之道不明無父無君而天下
之亂興矣僞學之亂眞而君子之教不行違道干譽
而天下之禍階矣韓愈尊孟軻攘邪說可謂道濟天
下矣然師說行而不免於强顏之誚程氏紹孔子倡
正學可謂功在聖門矣然洛學盛而遂蒙乎分黨之
譏夫二氏之賢以身任道而爲後學之師猶不能挽
夫末流之弊如此然則斯道之明正學之傳豈易言

哉我國家重道崇教因性牖民以淑天下是以章縫之士莫不承德嚮風優游於久道之化矣然而論道德者或未脫夫功力之習宗孔孟者又或淫於申商之說方其未用也摛章摘句非修詞以立誠也日程月課非忠信以進德也夫心術之既壞則氣節可想見矣及其既用也榮身之念重而許國之誠日非干祿之謀深而盡瘁之忠自懈夫治身之無術則致君非所望矣此天下之通弊非豪傑之才鮮能出乎流俗之外者樂亭爲孤竹舊疆溟灤處東海之濱卽伯夷避亂之地故其崇讓而好義大聖之遺風不遠焉以今言之則士習民俗亦不盡然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人性之善古今有殊耶是在導民者加之意焉耳先生之視教於此也以氣節自持而與物無忤以廉靜之心而遇士有恩庾無儋石之儲而周急之惠不靳於所施俸無終歲之計而恤喪之禮或竭其所入至於教人之則又皆本於人倫曰用之常而不喜爲過高難行之論是以一方之士翕然從化駸駸乎有復古之漸焉先生之教不可誣也雖其位望之崇卑未可盡擬之古人要之力行爲善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侍御董公按部之日

嘉其賢而旌之邑士大夫謂不肖爲知先生也因屬以贈言以義之不容已者也遂忘其陋而序之先生名棐字公輔別號曰靜泉以見志也家世襄城以德義名故代有顯人先生少負才名動以古豪傑自期待若夫屈已枉道尤所恥爲仕而靖職不愧於忠自好立身以承先緒又不忝於所生者矣稱人之善而不本其所自豈予之心哉因並及之

又送憲大夫海山陳公榮遷大參序云大夫陳公節鎭平灤閱三載文熙武張百廢具興維時聖天子初政振肅邇從言官議汰監司不治者將以簡異才須大

用焉於是公有江西參藩之命命旣下議者嘖嘖然或曰公文武全才昔爲御史有直聲宜留禁闥已乃出督學政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知公也公之直一人也一人出而直士將彙征焉公之文益顯矣或曰公昔鎭天雄有治聲宜留保釐已復移節平灤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知公也平灤門戶也天雄堂奥也外戶不戒主人能晏然乎一人勞於外而天下安於內公之武益揚矣或曰公束髮登朝盡瘁垂三十年車轍馬跡遍天下凡四方之險阨兵力之充詘虜勢之强弱以至吏治之興替民情之艱虞幽隱紛賾不能以

上達者胷中蓋了了然而張弛變化其畫定也平灤爲陵闕翰蔽平灤重則京師重卽授以制使之權使之鞭策諸將彈壓百夷無不可者江藩之移何獨賢也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矢公之深也夫賢才之生天所以祚國家也故唯王所使焉昔周宣之中興在吉甫爲親臣而北伐之役甫實專之故飲至受祉尊寵益盛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美之也然此其易見者耳天下有至理焉蓋天之生才也易而其成才也難才之用於天下也易而天下之用才者難抑揚之節天實尸之人不得而知也用人者思以體生才之

意而成天下之才是故欲堅其强忍之志必遺之以閱歷之勞欲達其達變之才則必先之以困拂之苦一時巧利之士環視而聚笑之祇見其□且辱矣然其智慮由此而愈深事理由此而愈達投之艱大靡所不勝古今豪傑不能違也何獨於公而疑之公昔爲御史與余共事穆皇夙夜在公蓋無事不同也始余列疏言時政闕失公讀之憂形於色恐余之有所忤也一曰議處遺奸各出所見公毅然斷之無所顧畏吾亦不得而沮之嗚呼推此心也非大人無我之度乎宦海浮沈二十年來公之故吏多貴近牙校多

錦貂矣而公始領節吾平也其在他人能無介然於
中乎公則秉心宣猷曰吾所事國事也吾所執天憲
也其愛物也如煦嫗而其奉法也如雪霜清風懿德
卓乎爲百僚師而下吏之不法者曰見其斂藏如皦
曰當天而羣陰自伏也屬夷在東鄙自昔稱桀驁難
制馭公以明威示之而撫育以恩毋使失所故夷情
畏服數年之間烽火不驚伊誰之功乎古稱豪傑之
才亦曰文武兼資而已公何讓哉余益知用人者眞
能體生才之心以爲心而公之所存可不愧於天不
愧於人矣公行矣朝廷急賢興理思得文武爲憲之

臣以扶綱常而培國脈端揆之召舍公將孰歸開誠
布公廣上德而通下情以還揖讓之化余於公有望
焉公其識哉幸無負乎初心也公其識哉 案陳公名萬言廣東南海人副使

又送太守閻公遷山西憲副序云大聖御天興理簡任
賢乂功烈峻卓惟平灤爲京邑輔壤禮化首出而除
戎和內其責逾重太守閻公昔以臺郎來典是邦出
簡予也公廉立正直而濟以精察是用吏畏民懷百
務遊刃治平稱最焉先是北虜巨酋自青海歸雲中
北鄙震驚天子愾怒思得酋首俘闕下慰九廟靈文

僚武師此極其選時憲大夫員缺聞當事者遂以公
行亦承上意而授之知克荷也秋防屆期簡書曰迫
多士大夫計無可留乃祖道於灤水之陽因屬予以
贈言夫三關爲予昔舊遊而宣大之疆亦行部相屬
任重而事艱敢不爲公告之夫二鎭之兵號三十萬
益以調集之衆各邊爲空兵不可謂不多矣邊糧出
之郡縣行賞給之帑藏竭天下之力而養之食不可
謂不足矣樹閫列營分地而守之警報一聞九重旰
食勢不可謂不重矣猾虜叵測乘閒而來則揮刃爲
雪流血爲雨主將逐隊而出氣奪膽寒若鼠失穴虜

退而殺人冒功虛文脫罪靦然不恤欺天罔人於斯
至矣公之行有兵食之寄糾察之責也其知難乎夫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人臣受明主知遇蹇蹇匪躬
分不容逃而況時有可爲機無所遏思艱爲易茲其
會乎在昔周宣承烈外畔內侵敝也甚矣而卒能定
治保大中興勃然者由一時佐佑之臣壯猷如方叔
維翰如召虎而南仲之赫赫申伯之番番又濟濟焉
由是以南征而蠻荆來威北伐而玁狁于襄經營而
江漢式辟蕃宣而文武是憲王化以行周道大光是
雖宣王用賢圖治之效而諸臣贊裨之功胥有賴焉

公之期待非出古人之後而所遇之主又文武聖神之極捄其弊而通其變主據其樞臣代其終心德惟一謀策畢舉則神運六合氣淩八極雖太行可壑滄海可邛醜虜一縣之力將授首請質之不暇矣若曰習難玩常訑訑爲目前計兵多而無制以用夫不教之民是自弊也食足而無經以委之不窮之壑是自困也其可以恢安攘之畧底蕩平之績而酬特達之知也哉公曰唯唯先生非空言者敢不志之於是諸大夫迭起洗觴以爲公壽又述其詞以導其行案閻公名

光潛山東東平人嘉靖末年任永平府知府

又溪南先生詩集序云嗚呼古人之詩豈獨以辭而已哉以見志也而風寓焉三百篇後作者非一家自漢魏以及唐宋其上下可考也畧乎形色之末而取其風喻之遠夫孰非羽翼正道而希聲雅音者乎若夫結構鏤刻競一字之奇者則無足觀矣國家右文崇化二百年來涵濡淪浹眞才輩出不獨何李羣公天挺神解爲學者宗冠綴之士一時雲合率能鳴當代之盛而成一家之言殆於古有光焉吾鄉李先生善士也少好學博涉遠覽有淩躍九雰之意既而興三物剖百里卓有賢譽其暇曰著爲詩詞凡若干卷沈

鬱渾樸有大羹元酒之味一唱三嘆之音眞足以激
末風而還古樸非獨致飾詞章而已矣予弱冠與先
生訂交有忘年之雅及予束髮入朝迴翔世路雖蹤
跡浮沈篤好如昔時也隆慶辛未予以容臺新命得
過桑梓入其鄉顧少長有倫貧富相恤士具公卿之
體民有懷葛之風謂必有君子長者從而化導之也
意者其在先生乎昔司馬公賢大夫也名滿天下功
在社稷且以避喧畏辱爲懷不肖落落如木石而踐
歷華要殆三十年於明時曾無寸補歸隱之思未嘗
一曰忘也何當荷恩歸田與故人隨社飲頌太平取

先生之什微吟數章陶陶然以永此日豈不樂哉凡
古今才士率不能相下昔子雲草太元究極天人稱
絕學矣而忌者謂其覆瓿也予不肖無他能而興善
一念則發於由中有勃乎不可遏者先生才矣況行
足尚焉予何能已於言耶不然予非知言者也其於
先生之辭又何言哉以上七文俱與本地官師人物事蹟有關因諸公舊志無傳無所附麗故總錄於此以備參攷

嘉靖閒韓現灤西人頗恃力行凶鄉黨素忌之會與其
族老嫗相爭越數日嫗病死實非現毆也而族黨共
執爲現毆死訴官無一人爲現白其冤者現自知爲

眾不容乃認罪不辨曰在獄誦經默禱三十年不死後陷現者子孫數人夥盜事發囚於獄現親見其斃於非命而現猶老死獄中夫現恃强淩人宜取桎梏之災而奸民輒誣以死罪宜有子孫爲盜之報也

趙應正嵩林社人父憲與族人趙德潤構隙因與應正陰謀深夜焚德潤居室德潤幼男崇安死於火時嘉靖甲寅正月潤訴於官官以事屬疑隱不爲理德潤不得已齋宿於城隍廟昕夕焚牒禱神應正恬不懼也一日過廟外忽仆於地呼神乞哀同行者舁至家若捆拷狀曰崇安索命城隍拷我始悔而詈其父觀

者鱗集大呼數日而死距焚崇安時僅二十七日正無子妻他適神素靈顯而此報尤甚速而明著者

隆慶六年灤河溢中有大木數百筏由口外入上有鐙火鼓樂世傳龍王取木造龍宮

萬歷丁亥秋七月大水未至前數日忽有二水鳥至公庭欲巢於樹縣令怪逐之去已而洪水滔天浸城二三尺塞門獲免水既涸數日忽午後有蜻蜓自南北飛高數十丈廣可數里翳然蔽空移時方盡意者洪水告退故耶姑書以俟知歷者

張佃樂亭城西人素不孝視父母如讐罵詈無不至一

日持鏃擊其父父趨避獲免後外出至玉田兩家店
日暮投館陰雲四合雷電厲甚佃亦恐同行四人避
入舍佃藏於窔閒忽雲如蓋若有神拉佃戶外擊死
同行及館人無一傷者時萬歷初年事
樂亭縣庠生王姓者家素裕庭舍修整萬歷己卯夏五
月忽有雀雛自簷內出其色純白因探其巢有四雛
俱白王生持以示人咸異之亡何渠家遭訟庭鬻於
人夫白雀世稱爲瑞而反遭阨如此諺云庭前產芝
好不如無信矣
天啟二年秋七月灤水自口外泛大木數千條經遷邑

城西夜遺其一上紅字二行不可識土人以沙埋之
踰三日水忽逆流而上至遺木之所澎湃汪洋漂木
入海水方息
天啟辛酉仲秋樂亭城北捕一飛鼠頭黑身長尺餘兩
翅三尺翅末各有利爪蓋異物云
天啟壬戌遷安郭鞏持節封壽藩事畢登華嶽見馬道
人號眞一年百二十餘歲能知未來事邀歸寓不食
葷而飲酒至數石將別道人云後數年當東行相見
越崇正已巳果攜一童子至豪飲如前又或數日不
食氣體愈健髮長數尺不梳不簪留數月一日謂郭

曰吾行矣可從我遊乎郭未答曰此時不行後悔莫及遂去山海關後不知所終

崇正壬申三月有大魚長九丈浮於昌黎縣南海濱氣蒸如霧三日而死近海居人乘舟桴取其骨肉煮油家數百觔旬曰方盡其脊骨如棟其脇骨如椽至今猶有存者然不知其爲何魚也後又有一大魚復至其處土人爭取之魚揚鬐鼓鬣兩目如雙日噴沫如雨吐氣若雲翻波捲浪舟幾爲覆而已不知何往矣

今近海之人猶有親睹而能詳之者張莊臨記

崇正十五年遷安訟師吳某夢至城隍廟神怒責之曰汝妄寫刁詞藐法貪賄小民負冤即重笞示懲醒後臀青腫痛甚不數日斃

順治丁酉灤州傍城民獲雁色赤如硃雙目俱絳項繫金牌有元狩年號驚以爲神釋之

戊戌冬十二月六日午仙臺山右肩崩墜大石如巨屋千仞而下凡所衝擊無論大小萬石齊落聲如轟雷砂土沖霄損樹萬株至次年己亥三月六日自山半名弔砂口腹隕巨石如前損中庵屋垣入前層屋復自屋破窗而出蓋其衝之小石也猶大於斗凡合抱之木當之者無不糜碎墜石固山之常連墜巨石則

亦異矣張莊臨記

康熙三年夏六月無雨忽大水自口外入有青蛟似羊一角戲於遷安縣南徐家崖土人不識以石擊之卽時波濤洶湧塌毀高原數十畝廬舍數十閒村人禱祭方止至今村前猶有潭深數丈

昌黎城內崇興寺有一老僧戒律精嚴忽有人遇僧於城南八里之虹橋問何往曰往南方問何時回曰在二十年後因託其人到寺屬其徒有鞋一雙置某處務覓而藏之後二十年寇公新民來宰斯邑入寺恍晤前生問其鞋猶存臨去作偈云脫殼僧官作宰官紅塵不染已多年看破世情渾勿語歸來依舊坐蒲團寺內東壁有臥碑鐫虔署預夢四字是公遺跡也

遷安縣城北門券有雌雄紫燕巢之忽雄爲烏鵲擊死其雌不尋配亦不食飛鳴數日死

張太復烈燕行云燕燕巢營門券去雪霏來冰泮雄飛雌從不相亂雌時銜花蘂雄時抱花枝一枝一蘂無定時相對相當不單棲唶彼大觜烏啞啞城上呼爾飛何處不可任爾之爾息何處不可任爾止咄咄擇肉豈必在此烏則肆厥饕燕兮覆乃巢雄兮爪下死雌兮曰悲號悲號人聽嘵聲苦海乾石爛驚風雨豈有紅絲擊玉京直同竹淚斑湘女當時異事傳令支今日吾歌奈何許奈何許誰似汝此道今人棄如土事空耳聞目不見俗易風移幾更變噫吁呼悲哉嗟嗟凡民甯不如燕

玉川子姓王氏失其名金時在灤州長甯店西建庵尸

解莫知所在後有人嶺南見焉

白雲子姓王氏失其名元時居灤州五山因鮮卑金吾元帥請住持長甯觀闡元教至元二年賜號廣德眞人

淨聰乃東溟宋氏幼削髮爲僧遊清水興國寺師藹公頗多解悟於是遍歷叢林探華嚴金剛奥旨後於雲峯得訣始歸搆庵不出至元乙卯入定諸沙門爲造浮屠有月泉老衲訪道清溪爲聰作銘後至明成化初塔裂啓之止舍利二三存焉

智順灤州馬城張氏子初遊勝嚴興國二寺諸經奥旨已能洞徹後於福嚴寺從東溪師遊東溪衣鉢盡付於順凡寺之藏經產業多順所置度弟子三十餘人爲壇主者三人元昭文館大學士頭陀教主溥光紀其道行

楊不語灤西人性涪實甘淡泊寡言笑幼出爲僧明初棲祥雲島古刹嘗寂然竟日初不侈口講談人呼爲楊不語未之奇也後往往見二虎來臥寺門不語汲水飲之虎馴不加害始知有行至宣德閒百歲餘化馬眞一自稱河南人年一百八十餘歲昔在華山學道崇正初年來入廣甯居北鎭廟採蘑菇拾野菜爲食

時大旱經畧袁公崇煥曾使人致之祈雨次日果雨
但語言顛狂舉止疏放袁怪之目爲妖妄羈遲山海
遇關憲梁公廷棟尤加親洽與談休咎皆應講經論
藝剖抉如流飲食不拘葷素取足而止詼諧之中往
往皆成讖兆蹤跡無常人不能測後不知所之
祥邁別號如意野老住持昌黎道者山性警敏洞悉禪
機嘗著蓮花經序及註釋序成佛前祝曰某愚昧恐
不能闡發大道如文可傳碎而復合乃翦撒之須臾
微風鼓湊如故一字不亂眾皆異之遂刋傳
卦和尚居府東陽山庵娶八妻皆死其壽百六十歲人

以爲採補延年能前知言禍福如神有訪者輒知之
豫炊以待盜至先期呼山下莊客伏庵側聞磬聲各
敲銅鐵器驚之遂解散又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高
處靜坐盜盈擔歸至庵下百步許迷失道盡一夜力
繞行庵四圍以週曰出若有人拘者齊至卦前如夢
醒遂叩頭流血挂慰以善言陳利害各還物於故處
而去
沈環撫甯人幼得仙術言禍福多奇中相傳於嘉靖某
年值元宵曰與妻弟某騎木凳騰空跨海蓬萊縣看
燈環半夜卽回遺妻弟彼處匄食而歸呼吸導引後

不知所終

明見號弗一四川人以國變祝髮住錫山海衛城隍廟中廟僻人晝不敢入弗一子處誦經茹淡起居宴如歷十餘年以五月七日坐化面如生三日後火其龕塔於大安寺之東

翟眞人名尙儒字太眞順天府薊州人初隸戎籍後舍業斷葷酒從事淸淨漸透玄宗嘗辟穀五七日神愈旺因徧遊天下諸名勝明萬歷閒至山海關城北天然洞洞故封榛莽中眞人愛其奇邃闢居焉冬單衣赤足不知寒夏曝烈日中不知熱瞑坐或五六日或

三四日足不出山者不計年洞中有泉目青者取水滌之卽明洞外有溪汲以治疾卽愈眾神之趨謁者踵相接也嗣於萬歷三十二年五月初五日飛昇遺髮三團鄉人卽其地建祠祀之洞在板場峪東南山谷中有石門深不可測因眞人羽化於此又名翟仙洞

呈祥灤州人世居建昌營持齋修行壽九十一歲隆慶三年二月初旬坐化鄉人舍木龕送葬者千百舁至中途龕內火發自焚

魏氏建昌營軍家女十四歲以多疾出家住二郎廟持

齋誦經壽八十四歲嘉靖三十八年坐化佛前鼻垂
玉筯袖中火出自焚
鄭僧祿景泰時人初城子嶺清泉寺古剎傾頹祿跣足
募化草建僧舍一間朝暮出山有二虎隨之而不害
後數年去之他縣至今關前東西有伏虎山以上府縣舊志
夏道仙棲隱於石佛寺之北朝陽洞晝夜讀經有客來
談應對如流客去仍讀經不輟一日客歸晚意甚皇
遽夏仙令閉目轉瞬已到
釋性在居景忠山知止洞順治十年
世祖章皇帝手札召入萬善殿未幾乞還山

賜號慧善普應禪師康熙十六年
聖祖東巡駐蹕山寺題其洞曰苦行
金比邱尼圓照姓李氏即今之李家莊人也相傳此女
生六七歲即厭紅塵愛金經有學道之心持齋念佛
志堅金石族人遂於莊東築庵居之至　國初基址
猶在後改作關帝廟然其塔銘尚存焉銘曰嗟嗟圓
照契其神妙菩提道中光而不曜行業自強空門之
綱載德於石久而不忘大定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二
月癸亥曰庚午科進士張時行撰碑首標曰灤州馬
城縣宋罕保比邱尼圓塔之銘其餘文字已斑剝不

能盡辨

孫萬寶順治閒遷安官寨關廟道人也幼得石匣中祕書遂成道以其術醫人無弗效者遠近德之一曰於灤河岸命起木臺縱火自焚烟熄後蹤跡杳然數日其甥自遠歸見其在途施藥與語多時至家方知其化去蓋尸解也

釋貞慧府北安山寺僧也盧龍人姓胡名建幼出家念佛持齋苦志修行安山舊無圍牆乃日修一段凡運石和泥皆出已手不數年而成週遭數里高可隱人後墜山而死方其墮山也顛及於地猶坐而不僵鄉

人感焉爲建墖以葬之

來修撫甯抓角嶸之僧也遷安人幼祝髮於此人皆呼爲三和尚而性情鎭靜與常僧異康熙閒化緣於石門寨適天旱曾有賣雨買佛一事至今所買之佛尚存寺中後十餘年坐化有賣油者遇於浭陽言爲修工募化離寺悤悤有鞋一雙遺於禪房承塵上嗣後來此須爲捎來賣油者如言去取寺眾皆錯愕及尋鞋果在其師言此子道已成今當周期非欲捎鞋實欲燒鞋也遂將鞋焚化墳塔前見鞋灰雙雙騰空西去云

釋善慶撫甯背牛頂布恩寺僧也山西太原人行高潔年方二十六忽一日謂其眾曰吾於七月初一日午時圓寂當茶毘遂募化薪柴自架火籠及期天大雨僧執微火引之卽然竟坦然陞座留偈云火光無情慈悲觀音風化我師隨我便行遂瞑目而逝燒至露骨時其骨作黃金色一道青光沖天而上先是遺言曰吾十二年當一歸及期諸僧忘之忽一癡匄來見蜣螂輒捉而食之半吐半茹人皆叱其穢惡而避之及去視所吐盡栗皮也人乃悟僧爲戲云此康熙年間事

三老道白棗峪人姓張壯歲入山幾二十年忽歸衲衣跣足髮作雙髻不火食不畏寒暑人與之言亦不甚酬答惟持鎚鑿雷奮開鑿附近山嶺道路十數處皆就平坦至道光初年已逾七旬如四五十歲者人皆呼爲三老道後入山不知所終

龔亦馮字遂軒原籍浙江山陰人乾隆閒舉族遷臨榆遂爲臨榆籍任山右鹽官妻歿僅隨一妾俱無所出遂棄官訪道時爲嘉慶二十三年妾亦願爲尼卽買庵居之子身至杭寓甥某家湖州雲怡堂呂仙道場也避囂往棲越十年道光甲申初秋又至杭與諸親

友殷殷道舊以故裘一襲贈錢君某錢辭焉以留用
笑曰余無需此矣僧源洪其素所禮重者約以八月
內過訪止之曰恐不及會師可勿來旋返湖州閏七
月二十後忽作書促其來謂之曰余將西歸所有身
後事及寄家中遺言以付子更有屬者余生不能薙
染歿後宜照僧家用龕勿拘俗禮卽日示微疾甥勸
服藥喟然曰余厭棄婆娑久矣三十日爲地藏菩薩
誕飯僧數百人日暮謂從者曰汝等且休二更後須
起助我至時令於牀前然燭焚香面西趺坐合掌誦
佛號至子時遂逝時年六十四

演喜遷安大雲寺僧生而像肖佛於禪理體會入微奉
行無替咸豐初遊京都大學士祁公寯藻卽鏡中山
影賦詩贈之云東邊西遷俱是山眞境幻境豈兩般
兩班都由一心造心在有山無山間
野鶴道人者不知其何許人明季隱於石門以賣卜爲
業能知未來之事嘗著卜易一書自序行之
安永全盧龍人居郡城沙河生於乾隆四十年卒於道
光末年幼習梓人業精巧絕倫嘗以長鋸破西瓜子
其法置瓜子於地銑其足以將指踏定執長鋸劈之
瓜子開而足指不傷百試不失此眞與郢匠之運斤

成風者同巧矣

鄭重壽盧龍人諸生鄭漢弼長子生於雍正五年府城上水關人也幼讀書有巧思後以家貧入都學銀匠藝既成名動京師嘗爲扁鋌銀釧上分鐫二十四孝鬚眉畢具喜慍如生乾隆時宮中爭購之其他首飾亦價增十倍家計因而小康

明時撫甯東官莊李氏女夏月陰雨爲龍污產一龍時就母乳母驚悸幾死家人患之因陰懷利刃伺其來斫之誤中尾逃去遂不復至人因號禿尾老李隨其母姓也後棲昌黎縣北龍潭洞洞在山腰峭壁陡峻

水名龍潭潭迤東約二百步有龍興寺是其遺跡

舊鑿石磴一百一級攀援可升隆慶閒有人攜妓登山龍惡之毀其磴道嗣後龍移星星峪村人年旱祈雨多在龍潭亦或往星星峪頗見靈應一說在盧龍大崖山東有

昌黎城內戴氏明季家頗富畜一白雀能言家有老蒼頭張姓因號老張此鳥每至昧旦呼曰老張起來挑水遠近詫異縣幕某聞而購求之靳弗與求之益固怒擲其鳥於地死某恚憾密使人擲城甎於其後院官巡察城甎短少檢至其家後院得之因此致訟家業遂敗始知雀之能言乃禍兆也

蛤泊東南五里有劉家古蛤泊莊相傳爲古之蛤泊也
中有元帝廟創始不知何年惟碑記所載爲萬歷戊
戌重修先是邸家莊邸存性在廟中夜讀雪下盈尺
聞窗外隱隱有人呼邸某好好讀書曰後富貴思如
此大雪左右並無人家何人至此晨起視之窗外有
履跡長尺餘遂疑爲神後果成丁酉進士歷任紹興
太華知府遂屬道士朱一元重修此廟一元自置鐵
索長三丈六尺重三十六觔鎖於項往西方募化至
北方有一女子施錢一文道士以爲少棄之路傍歸
鑄佛二十二尊二十一尊皆成惟末一尊屢鑄不就

因疑爲棄錢之過急往取其錢尚在挾歸投於鑪中
佛始成錢形未化嵌於佛之衣襟至今宛然
明杜侍郎謙爲諸生時膽量過人友人與戲以奎樓素
有妖異人多畏懼置酒杯於上使公夤夜取之公至
樓中聞鬼私語曰侍郎侍郎好大膽公卽前摩其頂
曰小鬼小鬼好大頭蓋預知其有貴兆雖鬼神亦敬
畏之也
方敏慤公觀承少時父祖戍甯古塔公攜僕尋親閒關
跋涉比至關資斧旣竭風雨交集適至城中二條衚
衕主僕偃蹇臥檐下室主人侯選州同傅君作礪方

假寐夢黑虎抱一犬在門外趣視見主僕甚異之詢
其家世迎入齋款留數日臨別厚贈之獲達戍所後
敏慤旣貴顯念傅君舊德多所贈遺皆不受惟代請
平郡王手書玉德松身額爲太孺人壽及
仁廟頒賜福字皆拜受之公每巡行至山海仍主傅君
家殷勤道故始終爲布衣交案花閒笑語及隨園詩話皆載公事與此互異
府城巽方有關帝廟相傳明崇禎甲申郡人見城上雲
氣中有一大人扎巾戰袍赤面長髯拱手向東立須
臾大兵追闖賊至方悟是　帝君迓　新皇帝
也後遂建廟於此以表靈異故他處　聖像皆冕
旒此獨扎巾戰袍焉

盧龍城北有岳家莊距城二十餘里相傳係雷雲之後
因忠武王被害流竄此邦至我　高宗純皇帝
南巡駐蹕湯陰加封王靖魔大帝勅令忠武後人流
寓他省者均得春秋奉祀故岳家莊人於乾隆丙辰
合族同至永郡北羅城精忠廟致奠廟額列名後裔
有岳鍾賢鍾靈鍾瑀存智存璠存理挺生英武均係
邑庠生
冷口內東北三里許有大石似碣倚山臨水石色蒼古
人跡罕至上刻九缸十八鍋不在前坡在後坡十二

字

乾隆初下馬坨有劉媼貧而好善年七十餘無疾端坐而逝玉筯雙垂村人異之卽以其肉身龕祀村廟中至今尚存

撫甯北關劉均素精槍法種田於西北山下夏日築團焦以守夜半忽有風來自北而南歘歘然甚急密觀之乃一大蛇夜夜如是乃搆火擊之適中蛇腰蛇痛以尾擊大石石碎蛇脫節死約長二丈餘徑六七寸均亦因是得疾屢言有蛇數日而死又五霞峪僧人素習拳勇寺豢羊數百頭日亡其一伺知爲蛇所食陰持杖伺擊之蛇以尾擊僧誤中石亦脫節死每夜夢蛇索命恇懼不安後刻木肖其形香火奉之乃愈

可知物之大者精氣聚焉不可輕害也

五峯山圓通寺東偏舊有房三間昌邑副榜田種玉於道光初授徒於此山有大蛇頭生冠粗尺許長四五丈常伏廟脊首尾垂地人習見之後夏閒人遊山偶殲其子不數日午後生徒出遊中有二人寢臥陡聞石如雷聲從山頂滾下驚醒急自窗中躍出一人稍後石墜屋上屋仆夷其股調養數月方愈後視之大石如屋小石如牛馬纍纍無數

碣石山龍潭東北有溝名白檎溝多果木乾隆年閒震
雷擊巨蛇風雨暴作滿溝果木盡毀沙石皆蕩下視
舊基深數十丈寬如之腥穢之氣逾一寒暑未絕
遷安西莊窩莊有屠戶王某數世宰殺至王三專以屠
牛爲業嘉慶三年忽夢羣牛圍觸索命因驚醒嘔血
臥病不時睜目作牛鳴蹏跑狀又兩手自撼其喉作
宰殺勢未幾死又樂亭西南鄉艾家莊艾某以屠豕爲業臨死亦作此狀
灤州靳龍光字射斗庠生道光元年已八十六歲時瘟
疫流行死亡相繼六月閒射斗夢與四人皆衣冠赴
冥入署見青衣人自內出問何來射斗答云我等年

悉老邁因見少壯者得病輒亡願查冊如壽限已及
今俱投到便不回矣青衣入而復出曰諸公俱無恙
請速回惟老先生壽九十三歲屆期陰主還屈作一
曹官言畢送之出遂醒後卒於道光十一年正月十
六日果符所夢
道光十六年夏樂邑鬨傳田禾中有虎究亦未得其實
至季冬灤坨新莊北有廢窰一物伏其中村民數百
持械往物起而蹲黃質黑文有斑如錢身長六七尺
許尾過之識之者曰此金錢豹也皆注視莫敢先攖
有劉姓者以梃逼之物奮起猝咥其臂眾皆辟易劉

兩弟繼進一弟持長槍刺其尻物咆哮急轉身仍張
喙齧之一弟持刀斫其目眾復持槍自口刺入物以
齒斷之槍柄折爲二眾梃雨集物遂斃被噬者雖殆
幸未死鬻其皮得錢百餘緡邑濱海無深山叢薄俾
可棲止卽尋常野獸亦稀南山之霧豹奚宜至哉可
異也

道光十九年夏有龍降於樂亭浪窩海口寂然不動蠅
蚋徧體龍張鱗受之久而斂以斃焉因覆以葦棚水
澆之如是者三日夜忽風雨晦冥雷電交作龍遂升
天去

乾隆五十五年府城大水城外田廬存者十一道光二
十九年六月又大水城外田廬存者十二而城中屋
宇有水及檐者說者謂乾隆五十五年在鄉之水大
於在城道光二十九年在城之水大於在鄉

灤州城東南巖山頂上舊甎堝一座道光年閒有知州
朱姓者曉堪輿以堝與灤不利拆之堝中得一石碣
鐫四字云朱要黃修後果有知州黃姓者重修焉

蛺蝶飛於唐宮羅之得金玉錢古固有然今猶見之府
治東北十五里董家莊有董扁頭者道光初積錢巨
萬因年饑恐鄉人借貸遂於宅後窖藏之一日聞宅

中錚錚有聲出而視之乃錢飛也撲之不及後村中
老幼多有拾錢者扁頭由是遂貧
撫甯城西南五十里有山嶺名麪石礦石色青白輭而
滑可食味淡無毒道光十三年貧民掘食活人無算
但多食腹重耳道光二十三年歲大歉昌黎西北山
中有人掘土得白色如麪者見風則乾人亦傳爲麪
礦於是貧家男女爭取食之但日久則腹滯便祕後
遂止
咸豐初東海漁人捕巨龜大數圍周身綠毛如馬鬣放
之不去焚香致禱乃去入水數武翻身而沒海波騰
沸勢若雷走

咸豐三年癸丑郎家莊民種蜀秫二十畝黍上生紋若
畫鬼魅者甚多閒有字若篆籀可識者二十三十一
一人司平平諸字 遷志
邑明經馬恂記異詩云蔓草何連延非種當急鋤大
地滋萌動萬變嘉禾稂莠不相如嘉禾在田實嘉植
稼穡作甘含元氣一氣鼓盪難測窺多稼同中忽生
異農夫刈禾秋日忙藁秸歷鹿齊登場禾低禾昂非
一狀就中蜀秫黍幹長紅斑臙脂點黃膚浮筠光紅
斑黃膚生變相東三十里郎家莊細紋盤蝸涎畫符
詫鬼手篆書迷鳥蟲人形變男婦節節文多同株株
任求取不知祥異何所徵獨見一家二十畝我觀其
形驚離奇一一宛轉盤紅絲三三兩兩正背側分明
手足連尻脽脾目疑鬼魅幺麼雜童兒此異昔未聞
是時沸潢池吾意邢趙有逸賊當如禾桿斬刈之物
異固難詳人事則可信皋蘭雨雹如人頭天兵迅誅

米佳印三藩蕩平傳吉徵白氣亙天地大震遙聞西
來勝將軍霆擊風馳埽蟻陣藁城已促釜中魚禁旅
虎貔方繼進親王奉命銅虎符外籓陳力悉奔趨天
弧直指入紘靖豈止東南安一隅蠢茲羣醜作妖孽
迅埽不使留根株農安耕鑿易長
畝雙歧合穎一莖六穗將陳圖

咸豐八年東海捕魚者收網覺重甚及出之惟死蝗二
堆蓋地數弓方愕視翅乾皆飛去勢可蔽天是歲蝗
灾昌黎獨甚
昌黎城南虹橋莊武庠生齊邦俊之祖家畜一驢嘗騎
往蛤泊暮歸至半途驢忽作人言曰汝以余爲誰余
二闖也蓋莊舊有此人曾負伊債至今死已久齊大
驚至家詰旦鬻之又其曾祖病歿一日夜復蘇謂家

人曰余至冥府見閻羅使查號簿命數已盡以事親
能孝延壽一紀且見罹罪者何若獲福者何若門前
對聯亦皆記憶言之數數頃復氣閉移時又蘇曰冥
府見罪使之勿言自是遂不能言後十二年又能言
遂卒
同治三年有鳥鳴於府城東北牆上自夏至秋夜鳴晝
止其聲甚大咸以爲怪或曰此王乾歌鳥也關塞有
之又土人相傳有王乾者其父採樵墮磡死乾攜幼
妹入山求父不得猝遇虎驚散妹失路哀號呼兄不
至立厓而僵化爲鳥猶呼王乾哥云

同治癸酉夏六月龍降於鴿子窩已死頸後有傷目亦
失約長十三丈有奇高可蔽人鱗大五六寸其顒五
色相間有寶光人以其肉煮油然燈無影懼而棄之
先是前兩月清河口有一舟載七八人龍攫至半空
擲而覆之僅一人得生人疑卽此龍以害人遭天譴
云
又甜水溝灤水入海之處有商舶停泊一日天驟陰忽
見二龍屈蟠空際一舶隨龍尾而上高及數丈倏擲
下如覆盂狀桅折數段舟中六人死者四內有柁工
父子而鄰舟則安然無恙見之者詫以爲異後聞鄰

舟言柁工父子有圖客財事故得此報
又丁卯東海得大魚出水已死長數丈高六七尺破腹
有髮辮七根人以爲傷人之報也皮勁若鼓鱗大於
箕兩肋之骨如巨椽
同治年間灤州城隍廟會商賈蝟集忽一人晝入伏殿
堂下自解其衣哀號曰天理昭彰吾知悔矣有知其
人者乃素有淫行凡在廟中者無不睹也
樂邑西北之狼窩莊馮四德有女弟孿生長適斷火莊
張皮匠次適某皮匠妻與四德有私皮匠知之欲得
而甘心焉與其僚婿某謀曰汝妻與我妻一也四德

爲禽獸行汝妻恐亦不免汝助我殺之某佯諾而陰
洩其謀於四德四德懼謀先時某方攜婦僑寓四德
家因令置酒招皮匠飲醉出刃共磔之橐而瘞之野
人無知者時同治九年庚午某月事也後事泄鳴之
官官以屍刃俱無姑飭差緝犯而錮其妻於獄數月
無耗後有人於石各莊劉姓啟攢空墓中掘得其身
繼得其首於黍田土中若有鬼神使之者而凶器與
犯仍未獲也時官已數易死者又無親屬案將寢矣
明年辛未三月二十四日天大雷電擊四德之母死
蓋其始縱姦而又與謀殺者也當雷發時其鄰方乘

屋見一火毬人其室先燎某妻髮而髡之後擊其母
衣服無恙而肌膚焦爛竈觚砰然一聲二刀出焉卽
凶器也其母尙能言越二日死
同治十年五月二十日未時府城石幢北瑞興棧錢鋪
大雨時驟一火毬入房霹靂一聲牆壁皆頹烟火滿
屋匱內外銅錢鐵器皆化
董家口外鐵匠鑪莊王鄧氏年二十八歲於光緒元年
三月十一日病卒已棺殮過三日將窆矣忽聞棺內
有聲家人啟視已復蘇云頃至冥閒有夫族多人隨
至官署爭言此婦數未合盡何妄攝乃爾官爲檢籍

乃拘所居之鄰佟姓婦氏尙有壽二紀責差役二十
令急送還案此婦出嫁一二年目卽失明遂不得於
其夫惟以命自安日事紡績司炊爨無異於有目時
以是祖宗憐愛羣起而爭之理或然歟
光緒二年四月樂亭雙坨民家生一彘八足四耳四尾
又三月閒昌黎葦廠村塾幼童嬉戲灤河灘忽羊角
風起一童入其中遂離地二三尺扶搖而去同人追
之弗及合聲喊救適遇耕田者從風中拽出寒氣逼
人肌膚如裂及視童子周身靑紫舁至其家又復臃
腫日餘氣絕

灤州儀門內左右牆有華山陳希夷先生書福壽二大
字筆力秀勁搨者甚衆知灤州事馬如龍康熙己未
立（一云所書乃雷令勅符四字宛轉作福壽字形如今之花押者然）
梁家灣東峪距撫甯縣八十里入峪行數里有名香山
者石上鐫隱几二大字孤竹李逢時同閩中郭造卿
題又題香山紀壽四大字萬歷庚辰十月朔少保戚
公初度之辰爲東征至臺頭閩中郭造卿稱觴因游
擊李逢時當此而品山川可與少保爭奇少保當與
山川敵壽也
撫甯城西南二十里有周王山先是有周姓據此山爲

王並於山上築數坨外蒙以米紿鄉人曰吾有糧如此盍不吾歸乎後名其山爲周王山名其坨爲誑糧坨

洋河口有魚骨廟純以魚骨結搆而成其房脊乃一脊骨魚骨最輕故至今並無傾折灤州蠶沙口亦有魚骨廟今已殘毀更易矣

清聖廟在府治北城下內設牌位一高四尺六寸闊一尺五寸上書清聖墨胎氏之神位凡八字自天啟五年重修遂於夷齊牌位旁設佛像改名淨欲庵厥後鄉愚遂移夷齊牌位於旁殿中專供佛像曰廣福庵

至今遂咸目爲佛庵無復知清聖廟者然清聖牌位尚存

府城上水關清聖廟右有大礮一座九尺餘圍六尺餘重約數千觔或曰萬餘觔府城鐵礮無有大於此者

礮口微細上有小字兩行曰大明崇正己卯歲中春吉旦造

靖南王孔有德遼人明大將毛文龍帳下卒也後佐太祖定天下封靖南王今永平府有孔王地卽其食邑也又南街石幢西有孔王宅今宅雖易主而居其地者出官租猶曰孔王租下馬石尚存

府學明倫堂西偏一鐘上鑄遷安林河社勝水寺鐘字傳是　國初時一夕爲大風攝至郡之乾方遂取以懸之以爲宣講之用款識云重六百觔天順四年造慕成墓在三屯營西門外有銘同治七年重修墓北有雪豔墓碑云雪豔慕懷古妾按此事不見記載蓋緣梨園中搜杯一劇附會而成考明史戚少保鎭三屯在隆慶初年時嚴世蕃已伏法數年矣其僞固不待辨灤州蓮臺寺前有圓岡高丈餘傳爲古王者墓咸豐三年村人有從旁得金鐙金索金片等物鎔之皆金皮鐵質

盧龍縣署東馬號門首有八棱石幢一座相傳爲元時和尙墳也正北面有楷書八大字云眞性大師閑公之塋西北面有大德二年正月曰七字大德元成宗年號